

她的余音自成光

印象里,她被种种隐形规则包裹失态是过错,落泪是怯懦书脊压正她的脊背教养吞没她的哭腔举手投足,尽是不动声色的端庄委屈自行消化,酸涩必须深藏渐渐地,她在人前活成一束阳光把所有阴霾的波澜咽进胸腔心底藏着经年淤积的滚烫唯有深夜音箱的细碎微光接住她无处安放、不敢外露的怅惘无人知晓的角落,自有小口微张气息,却难以撑起完美的唱腔

高音屡屡断裂,呼吸间慌乱四溢每一次跑调都是笨拙的碰壁可她偏要和羸弱的肉身对峙黑白琴键铺成漫长的阶梯她扎根在五线谱的方寸稻田里一遍遍倒磁带,一遍遍磨发音连微不足道的休止,都要掐得精细以最笨拙的坚持,对抗天生的局限在反复的淬炼里开拓出战栗却滚烫的天地

那日,她随手按下一串音符轻唱家庭教师正好推开琴房:“你有天赋,何不纵情歌唱”那一刻,心思骤然清朗多少缄默封存的怅惘多少逆势成长的过往从未将她磨去锋芒尽数沉淀入骨深藏下沉丹田,上挂头腔化作高音区里破局而出的响亮轻轻一唱便凿碎数年层层裹缚的沉重心墙

她依旧不会示弱,难以悲绪浮露却终究觅得心底滚烫而可栖的归途所有经年隐忍的叹、淤积心底的苦皆于颤音中悄然安度二十余年的沉潜,汇作奔涌江流沿着笔直的声带扶摇向上冲出禁锢与桎梏焚尽怯懦与沉郁唱出澄澈辽阔的吟赋寻到安放自我的归处

她始终是业余的不必以热爱奔赴职业的殿堂无需取悦听众,无需苛求完美唱腔她只为曾被束缚的自己演唱哪怕肉身单薄,哪怕天赋有限沸腾的胸腔依旧让每一段旋律迸发光芒以执念为薪,以隐忍为火淬炼出意念,任它潜滋暗长化作余烬埋藏痴妄任由余音随风飘荡她的余音自成光一开口,便将崎岖的长夜悉数照亮

一隅流芳

出租屋的花瓶空置了漫长的时日我从市井花市带回一束无蒂的尤加利无根无壤仅以清水维系鲜活与青绿像极了漂泊都市的我揣着无处安放的心愁在异乡的烟火里静静漂浮、独自生长

我斜剪枝干切口利落、干净、决绝这一声清脆的裁剪亦是自我的修缮剪去虚妄的执念、内耗的情绪清苦的草木香气漫开填满逼仄的房间取代速溶咖啡的苦涩亦取代常备药片的寒凉晚风穿窗,枝叶摩挲漾起细碎涛声我忽然念起故乡山坡的成片桉林念起年少无需权衡无需勉强松弛时光那些不追问意义只管肆意舒展的年在草木清香里缓缓归位、溫柔治愈这束无根的青绿,扎根于方寸花瓶成为我漂泊岁月里最安稳的精神锚点在这本不断修订的身体词典里它是常新、常绿、永不荒芜的词条是我送给自己最温柔的自我救赎与坦荡

三十而已

三十岁如期而至蛋糕上的烛火灼灼像一柄柄细碎利刃插在尚未圆满的人生剧本远方是家人催婚的细碎叮嘱朋友圆满是旁人的烟火与安稳年龄的恐慌如潮水漫过脚踝,层层裹挟可在浮沉之间,我忽然学会了游泳任凭风浪起落我自从容起伏,未曾沉沦我轻轻拨去几支蜡烛无需许愿,无需奢求安静吹灭摇曳火光,坦然对视过往三十岁从不是人生的句号与休止符它是我亲手与自己订立的契约一份自由、坦荡可终身续约的全新人生

搜索引擎

凌晨两点
我将白昼的体面折叠收好



■ 邢紫烟(北京)

邢紫烟诗歌作品选

社交面具被妥帖塞进手机屏幕
暗角搜索栏的光标明灭不定
轻轻闪烁像无影灯下的一柄审慎、微凉的手术刀
预备剖开成年人
无处安放的喧嚣与寂寥
我反复输入,又反复清空对话框
“如何体面走完三十岁的分水岭”
删去辞职之后
如何接续破碎的安稳
删去最后指尖停顿
落在最轻也最重的问句
“我的花期,
会在何时悄然退场、慢慢衰退”
冰冷的光标如蜈蚣匍匐在纯白界面一寸寸啃噬我残存的睡意与笃定无眠的深夜
我向算法袒露所有私密
三年体检报告的数值
摇摆不定的星运
购物车里堆积的
取悦自己的细碎期许
大数据悉数收纳,又尽数归还
一整个互联网的焦虑碎屑
无数人在白昼无法拆解的现实难题
都在深夜
被拆解成无序、无解的乱码
我在屏幕微光里
做一只饥饿又困顿的蚕
一遍遍吐出绵长、无用的思绪之丝
层层缠绕肉身与情绪
直至温室窒息困住自己的
从来不是世界
是深夜的自我投射

缣丝成纹

周末的午后闲来无事
我翻看缣丝工艺的影像记录
古老的织机静静回响
细纱穿梭,通经断纬
没有一蹴而就的繁花纹样
每一寸纹理都靠时光堆叠
织匠坐在机前日复一日
耐心缝补每一处参差缝隙
忽然间,读懂了这门非遗技艺
就像普通人的一生
没有完美无缺的品相
所有通透与坚韧
都是慢慢打磨、慢慢修缮的结果
那些熬过去的细碎时光
终会织成属于自己的温润篇章

夜市滚灯

偶然看见非遗滚灯表演
竹骨围成圆圈的灯盏
烛火稳稳悬在灯芯中央
任凭灯身如何翻转跌落
内里星火始终明亮不熄
人世颠簸,大抵也是这般境遇
生活时常翻覆、偶尔困顿
外界的风雨来来去去
但只要心底的火种不灭
人就不会被境遇彻底打倒
每一次跌倒后的重新站起
都是平凡日子里最坚韧的修行

素笺留白

案头摊开一张干净的素笺
我握着笔
迟迟没有落下墨痕
从前总想着把纸面写满
以为圆满就是不留一点空白
后来慢慢懂得
太过拥挤的字句
反而失了章法
适度留白
才是最舒服的状态
人生亦是如此
不必强求事事周全、样样圆满
留一点余地给时光
留一点温柔给自己
松弛度日,自有岁岁清欢

竹骨轻扇

夏日闷热的夜晚
我关掉轰鸣的空调
取出抽屉里的竹骨素扇
扇面干净,没有繁复花纹
只留原木与绢布的质朴质感
轻轻抬手,晚风缓缓袭来
吹散积攒整日的浮躁与疲惫
现代生活节奏太快、喧嚣太满
而这柄旧扇藏着慢时光
让我在急促的烟火人间
守住一寸从容清雅的本心

青瓷杯

书桌摆着一只简单的青瓷杯
青釉浅浅,纹路朴素清淡
它曾是普通的泥土
历经揉捏、炉火、淬炼
褪去粗糙,变得温润通透
我常常望着它静静出神
人和器物大抵同理
所有的打磨与历练都不算白费
走过风雨,褪去青涩莽撞
心性愈发沉稳,待人愈发温柔
岁月淬炼,终得安稳圆满
慢慢到了学会取舍的年纪
便要像裁衣一般修剪自己的人生
剪去多余的攀比与虚妄

裁掉无谓的纠缠与内耗
从前总想着向外讨好
如今只愿向内修缮、温柔生长
人生本就是一场自我雕琢的旅程
删繁就简,方能轻装前行
褪去浮躁,洗净迷茫
以干净通透的模样
奔赴来日晴朗

墨染清欢

疲惫的时候,我会静坐案前
研一捧墨,握一支素笔
不写宏图大志,不写悲欢离合
只随心落笔,书写寻常心境
淡淡的墨香漫开在方寸小屋
瞬间驱散俗世奔波的烦扰
在快节奏的都市洪流里
笔墨是我最安稳的避风港
慢煮时光,静守清欢
独处一刻,便是万般温柔

一把古琴

我曾买过一把古琴
却从未学会弹奏
只是在疲惫至极的夜里
会轻轻抚摸它冰凉的漆面
琴身暗沉,藏着时光的包浆
我想象古人在月下拨弄琴弦
高山流水,知己相逢
我只把它摆在书房一角
安静的木头,无声的弦
从不说活
却总能让我躁动的心
在一瞬间,安顿下来

红纸与剪刀

快过年了
我去小商品市场买回一张红纸
和一把普通的剪刀
一个人在出租屋里
对着网上的教程
笨手笨脚地剪了一个窗花
形状有些歪
但贴在玻璃上时
外面的暮色把它衬得红彤彤的
我突然觉得
这个陌生的城市,在这一刻
也有了一点过年的样子
有了我亲手贴上去的暖意

旧砚台

朋友送过我一方旧砚台
说是清代的端砚
我把它放在书架最上层
用来压住我最厚的那本笔记本
我不再写毛笔字
很久没动过墨了
只是在加班到怀疑人生时
我会抬头看一眼那块石头
它黑沉沉的,纹路古拙
好像在对我说
墨水用空了没关系
只要磨墨的人还在
日子总会重新润泽起来
那方砚台,就像一句安静的经文

休假

今天,不用设闹钟
我穿着宽松的卫衣
走出那扇隔音极好的门
去楼下的小公园逛了一圈
花圃里的小草
在风里任意晃动,自在舒展
它们不会写PPT
不用做数据报表
可它们活得比谁都通透
只要有一点阳光和雨露
就拼命地绿着
我蹲在路边看了一会儿
觉得自己也该像它们一样
偶尔,放下所有目的
只为了吹吹风也挺好
在这个钢筋水泥的丛林里
一口凉茶,一阵微风的下午
大概就是现代人
最奢侈的古意了

四月,听维瓦尔第

五月将尽,空调外机持续轰鸣
我熄掉暖黄的护眼台灯
放上一张巴洛克黑胶
小提琴一弓落下
春天骤然苏醒
阿尔卑斯融雪淌向威尼斯
花瓣浮在运河水面
随波纹缓缓推移
三百年前写下的音符
穿越漫长时序
在一个失眠深夜,落进我的耳际

我不懂繁复的奏鸣曲式
只在疾风骤雨般的快板里
听见三月未消融的薄冰
听见雀鸟争抢枝头第一片新叶
听见一种长久被自我禁锢
肆无忌惮的欢愉

不再追问乐曲暗藏何种寓意
只需弦乐共振穿透躯体
松开紧绷多年的肩颈与背脊

哪怕仅有四分三十秒
哪怕来日早高峰依旧拥挤
至少此刻,我的灵魂
暂栖于维瓦尔第的燕尾服中
在虚构的春光里,堂堂正正亮相

初夏·车厘子

超市冷柜,暗红浆果堆成浅丘
价签印着南半球海岸的地名
称下一斤,没有过多迟疑
算不上奢侈的抉择
只是初夏夜晚,一次微小犒赏

清水淘净,盛入白瓷斗碗
每一颗饱满莹润,泛着哑光光泽
不急着入口,只是静静凝望
如同海边拾得的玛瑙,静卧碗底

牙齿轻磕,果肉碎裂
深红汁液漫开,甜里街一缕清酸
倚在厨房,吃完一整碗
果核收纳进空牛奶纸盒

南半球的日照、海风
跨越漫长冷链
穿过西伯利亚列车,一路向北
最终抵达卧室的窗台

洗净瓷碗,拭干掌心水渍
初夏的天色澄澈透亮
慢慢确信,自己值得
这一点细碎、安稳的微小奢侈

腕间的玉镯

每年添置一件玉石的习惯
始于十六岁那年,外婆的寿宴
她褪下手镯递到我掌心
变出一场戏法
还说女子当如玉一般温润
可惜那只镯圈口偏大
并不适配我的腕骨

后来独自去往市场
挑选一块老坑料,打磨整整一周
脂白泛浅黄,油润间缀淡淡皮色
镯身扣进手腕,凉意瞬间浸透脉搏
犹如箴言一般警醒于我
它重于一切金属,柔于所有宝石
轻叩之时,迸出短促清亮的铮鸣
时时提醒着
温润,是一面;坚硬,是另一面

深夜伏案打字
我习惯缓缓转动玉镯
让玉面贴合腕骨
不必向外人探寻它的市价
它是沉默的自证——
我保有柔软,亦绝不轻易碎裂

秦腔·折子戏

被友人引至深巷戏园
台上正演《铡美案》
包拯墨面红袍,唱腔一出
满堂木桌都随声浪微微震颤

我不识胡胡曲牌,不懂台步章法
但这嗓音如钝刀,划开都市层层粉饰
秦腔从不需要铺垫、不必从容迂回
开嗓即是嘶吼
吼尽世间无处安放的冤屈与苍茫

我坐在角落,心神震荡
台下老戏迷闭目打拍
脸上褶皱
随悠长拖腔缓缓舒展
他们不只是看戏
是借一曲唱腔,重新活过一回
不加掩饰的嘶哑,坦荡直白的悲凉
是一剂猛药
治愈我周身精致的病

走出戏园,夜雨停歇
沿街霓虹兀自闪烁
忽然明白,我亦读懂秦腔
我们都曾在生活里
无声吼出那些难以言说的委屈

造梦者

凌晨两点,改完最后一段文稿
工作群全部设置静音
文档首页新建文档,写下标题

作者简介

邢紫烟,女,北京人,西安邮电大学MBA在读。曾获第三届中国科普作协优秀科普作品金奖,知乎短篇签约作者,译有《文明闪耀时:连接世界的经济》《你错了,爱因斯坦先生!》等著作。

光标在空白页顶端不停闪烁
像一把锁,等候相配的钥匙

反复写下断句,又逐一删去
楼下野猫几度嘶鸣
夜风钻过窗缝,吹凉掌心保温杯
我不惧缓慢,不惧从零起步
打字节奏平缓,字句反复斟酌
人在深夜不肯安睡
往往不是源于恐慌
而是终于想清,要向这世间
递出怎样一份答卷

书中虚构的王朝、爱恨情仇
抵不过日常柴米,却能够收容我
把所有难以直言的叹息
尽数安放于人物台词

天际泛白,合上电脑
新章节只差收尾一段
天亮之前
我可以赐故事一个了断

深夜·麻辣烫

加班至深夜,街灯次第明亮
转过第二条街巷
麻辣烫小摊尚在营业
老板认得我,多加一勺香葱
撒满花生碎与白芝麻
红油轻轻翻滚,热气漫过碗沿
我端着纸碗坐在塑料凳上
放下手机,只看牛肉丸从汤底浮起
滚烫辣味顺着喉咙下沉
胃里燃起一簇温和火苗
忽然觉得,这一日并不算糟糕
结账前随口告知下次再来
不必追求精致餐厅
只需这一碗滚烫麻辣烫
便足以和今日所有疲惫和解
明天的难题,留给明天应对

梨树与梧桐

母亲在电话里说起
老院梨树开花了
往年繁花满枝,今年只绽十余朵
她疑心树龄老去,或是土质贫瘠

听筒这一端,往事缓缓浮现
梨树下,她缝制花裙,教我握筷
她说女子当如梨树,不争不夺
安心开花,守好一方天地
待到三十岁某个清晨
行走行道树下,一片阔大梧桐叶
轻轻砸落在肩头

梧桐不必刻意繁花
径直向上伸展
枝干舒展,撑开巨大荫凉
槐树低矮,杏树玲珑
唯有梧桐静立路旁,心无旁骛
只管把主干持续拔高
枝桠向着高空,追逐日光

那一刻,我终于明晰心之所向
不愿做温顺内敛、与世无争的梨树
我想要长成一株遮天蔽日的梧桐
无需赞美,无需簇拥
一心奔赴属于自己的天空
母亲依旧惦念院里稀疏梨花
而我暗自决定
归家之时
带回一株梧桐幼苗,栽种院墙边缘
不必开花,不求旁人称颂
只管向上生长
冲破密不透风的幽暗围墙

病隙微光

输液架的铁杆倚着素白墙垣
透明细管垂落,牵住一室清寒
我静坐窗边的蓝色椅面
卷起袖口,接住微凉寸寸蔓延

未携书卷,也未关注手机尘喧
目光停靠窗外那一枝枯瘦枝蔓
春信尚未抵达,枝杈空寂萧然
恰似我此刻,卸下所有气力的躯干

邻床老者轻哼老旧闽南谣篇
无人陪护,无人送来暖心寒暄
却以浅唱温柔,消解病房的沉寒

原来病痛从不是全然的黯淡
它逼我从疾驰的生活里从容退场
不必追赶朝暮,不必应答俗世纷繁
只静静静坐,细数药滴坠落的安然

那些平日被步履匆匆忽略的时段
尽数归还躯体,归还心底的清欢
喧嚣尽数走远,心绪慢慢归简
在静谧病隙,与自我温柔相见
熬过沉寂空寂,静待时序回暖
拨开云雾,待春风遍拂人间
终会抽出新绿,奔赴属于我的烂漫

